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经典(一)

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

冰心作品集

一九八二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82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82 年

《摘颗星星下来》序 …… (2)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前言 …… (4)
紫竹林怎么样了？ …… (5)
《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 …… (7)
《儿童文学选刊》序 …… (9)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 (11)
《冰心文集》序 …… (14)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 (16)
致李玲修　（2 月 25 日） …… (18)
教师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表率 …… (19)
致赵清阁　（3 月 8 日） …… (21)
《红楼梦话剧集》序 …… (23)
灯光
——为《东方少年》创刊而写 …… (25)
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 …… (27)

新春寄语 …… (28)
我的父母之乡 …… (29)
《冰心散文选》自序 …… (32)
梦的启发 …… (34)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 (37)
我的第一篇文章 …… (39)
致周达宝 (4月19日) …… (42)
《梁容若集子》序 …… (43)
致谢为楫 (6月15日) …… (44)
致巴金 (6月30日) …… (45)
忆昆明
——寄春城的小读者 …… (46)
《垂柳集》序 …… (47)
祖父和灯火管制 …… (49)
我喜欢短小精悍的作品
——关于《一分钟小说》的一封信 …… (51)
不要污染日本子孙万代的心灵 …… (53)
致谢为楫 (8月24日) …… (58)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 (59)
致吴青 (9月9日) …… (61)
《井上靖西域小说选》序 …… (63)
为《胶东文学》题词 …… (66)
致谢为楫 (9月27日) …… (67)

致吴青　（10月4日）……（69）
致吴青　（10月8日）……（71）
致吴青　（10月14日）……（73）
致吴青　（10月18日）……（75）
杨永青和他的儿童画……（77）
致吴青　（11月2日）……（81）
致吴青　（11月10日）……（83）
情发于中
——序《泉水淙淙》……（85）
致吴青　（12月8日）……（87）
致吴青　（12月15日）……（89）
致吴青　（12月20日）……（91）
致吴青　（12月27日）……（93）
致谢为楫　（12月28日）……（9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82 年

《摘颗星星下来》[1] 序

陈伯吹同志在中国儿童文学这块园地上辛勤耕作了五十余年，这集子里的几十篇散文，不过是他的收获的一部分。

早在一九二四年，当他是一位小学教师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以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模范同学》。他自己说他写这本书时“感到真实，感到兴趣”，这本小说于一九二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易名为《学校生活记》。

作者在自传中说：“这小小成就，标志着我一生工作的新起点，从此直到一九五六年底止的教师生涯中，没有停止过业余写作，而且一年比一年抓得紧。”

事实也是如此，从那时起，半个多世纪以来他给儿童写了许多诗，小说，和散文。他不但翻译了许多外国童话，而且自己也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了

① 《摘颗星星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出版。

童话。

这本集子分为幼儿、儿童、少年三部分，都是短篇散文，短的不过几百字，长的也只有三千多字，讲的都是小人小事。因为作者热爱儿童，了解儿童，他不但做了几十年的教师，又经常参加少年儿童的种种课外活动，因此他写的作品都是内容丰富，故事有趣，文字清新。如幼儿篇中的《这条街长大起来了》，儿童篇中的《一辆机车拖了四十八节车皮》等，如实写来，稚气如画而意境却很深远！

这一本集子是作者的许多儿童文学集中最新的一本，但决不是末一本，因为我们高兴地知道作者还正“在这一块园地上锲而不舍地勤勉地继续前进”。

一九八二年一月一日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1] 前言

上海辞书出版社约请杨荫深先生主编的一部《绘图儿童成语词典》由该出版社出版了。

我们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三千年来的古典文学中有许多言简意赅的成语，援用得当的时候，会使我们的语言和文字，加倍地精简有力和形象化。有了成语知识，对于儿童的读、写都是很有益处的。为了帮助儿童了解成语，提高学习兴趣，这部创新的《绘图儿童成语词典》产生了。

这本词典从小学课本和儿童读物中收集了成语一千三百多条，每条都有释文，注释了成语的难字，然后译成语体，文字浅显易懂，并有插图四百多幅，是张乐平、阿达等儿童所欢迎的画家绘图的，图文并茂，是一本适合儿童使用的工具书和课外读物。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一日

①《绘图儿童成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2 年 5 月初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紫竹林怎么样了？

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编辑部的同志来约我写文章，还说最好能谈谈天津。她刚走，我就从晚邮中接到一封信，是询问甲午海战中在威远舰上牺牲的、我父亲的战友的名字和职务等等。我忽然想起天津有个紫竹林，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的一个地名，虽然以后我从未去过。那里从前有个北洋水师学堂，是我父亲学习过的地方。他曾对我说，“从福建乍一到北方，觉得天津真冷！我穿的是夹裤和很薄的棉袍，幸而那时还年轻。记得有一年的除夕，因为我在宿舍里看《三国演义》，让我的老师、总教习严又陵先生看见了，罚我在院子里站在一张桌子上，整整地站了一夜，手脚都冻麻木了，可是也一样地过去了。”那时我听了很替父亲鸣不平，我觉得除夕应该算是假期，《三国演义》应该不算坏书，他的先生不应该罚他。

关于紫竹林，不记得父亲还说过什么，但天津到

底是他到过的第一个北方城市，住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四十年代初，我在四川歌乐山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老先生同朋友上山遇见我，常常拍着我的肩膀，用很重的天津口音对他的朋友说，“她的父亲和我同班。”这使我猛然忆起，我父亲说“官话”的口音，也是天津味儿的，和张老伯一模一样！

天津这座城市，我不知去过多少次。五十年代初刚从日本回来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住过几个月。我还到过南开大学，逛过水上公园、参观过三条石，吃过狗不理包子……我对于天津的印象，是很好的。它也有过租界，街道是弯弯曲曲的，在这一点上有些像上海，但人民却是北方的。在天津我也有些同学朋友，因为离北京近，他们常来，但在我们的谈话中，我总想不起向他们打听紫竹林在天津的什么地方？现在是否还有个海军学校？

七十几年前的一件小事，到底像旅行手提箱上，最先贴上的那一条旅馆标签，它往往被后来重重叠叠贴上的许许多多的标签，遮盖得看不见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1982 年第 2 期。）

《刘淑度金陵治印集》序

王庆淑同志来，给我看了一本《淑度印草》，前面有齐白石老人写的一段话，盛赞刘淑度先生刻印："篆法刀工无儿女气……取古人之长，舍师法之短，殊为闺阁特出也。"这篇文字，是我从未见过的！五十年前我所见到的谦逊恬淡的刘淑度先生的印象，又涌现到了我的眼前。

我是在三十年代初期，在郑振铎先生家里，见到刘淑度先生的。振铎夫妇把她介绍给我，还说她很会刻印。过几天刘先生就送给我一方刀工秀劲的篆字的"冰心"图章。我十分珍爱它，而且经常用它。但刘先生从来没有对我自夸为白石老人的弟子，更不用说自己是老人的得意门生了。

白石老人名扬中外，人人皆以和他有过瓜葛，为莫大的荣幸，而刘淑度先生从不特别提到她和白石老人的这一段因缘，我认为这是她的过人之处！

王庆淑同志还带来了淑度先生的一封信，说："江宁一别，三十年不见。"还说她"一病卧床"。我

也因行动不便，几乎两年没有出门了。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还都健在，促膝谈心的机会还是会有的。让我们互祝健康吧！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物》1982年第3期。）

《儿童文学选刊》序

我衷心欢迎《儿童文学选刊》的出版！

十年浩劫过去，文艺园地回黄转绿，儿童文学也像萋萋芳草，在大地上繁茂了起来。不但老、中、青作家欢欣鼓舞地重新拿起笔来，还涌现了许多青壮年儿童文学作家，以及平日为成人写作的作家，也写些给儿童看的种种体裁的儿童文学。同时，儿童的报纸和刊物也雨后春笋似地遍地萌茁，这都使我在“目不暇给”之余，既有无限的欣慰，也有相当的困扰。

不能否认，我近来精神不如从前了，看过的东西也容易忘掉。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都不能看得太详细，尤其是儿童刊物，总希望有人给筛过一遍，使我能从有限的精神和时间，得到无限的收获，这就是我欣赏《儿童文学选刊》的原因。

《儿童文学选刊》选得很好，不但老、中、青儿童文学作家的好作品都选上了，还有把那些为成人写的而适合于儿童看的好作品也选上了，这是我特

别感到满意的地方。

我曾读过任大霖同志的一篇《深沉的倾诉》（见《东海》1980年某期），讲的是一位校长和一个红卫兵学生重逢的故事，故事气氛十分健康。还有温小钰同志的一篇《宝贝》（见《草原》1981年第10期），是能引起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关心和注意的少年儿童的问题。这几篇作品，我都过目不忘。我认为像这种的作品都是健康的、有益的、值得推荐的。

2、8、1982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叶圣陶老先生是我在同时代的文艺界中，所最钦佩的一位前辈。

我第一次读到叶老的作品，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我母亲订阅的《东方杂志》上的《地动》和《小蚬的回家》，都是描写儿童的短篇小说。他写得那样地自然活泼，对于儿童心理体会得那样细致入微，使我很受感动。此后，凡在报刊杂志上有“圣陶”署名的文章，我都尽先阅读。我觉得这位作者，是个热爱儿童，深切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人”！

二十年代后期，我又从顾颉刚先生那里借到了一本《倪焕之》。这是一本热情澎湃的书，说的是一位从事教育的有理想的青年，但在那大变动的年代里，他的努力失败了，希望破灭了，终于寄希望于未来的同自己全然两样的人。这本书引起我很大的同情和共鸣。顾颉刚先生因而对我说到：圣陶这些年

来，又当教师，又当编辑，还从事给小学生编写教材的工作，他为教育和文学事业，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郑振铎先生也对我讲：圣陶也是我们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他在当编辑时还不倦地奖掖青年，丁玲和巴金的处女作，都是经他的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关于这件事，丁玲和巴金自己也对我说过。但是，在解放前，我一直住在北京，对这位心仪已久的前辈，始终没有得到见面的机会。

我有幸见到叶老，是在解放后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文艺界的集会上，常常会见到他。虽然因为人多没有长谈，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谦和慈蔼，淳朴热情，读了他的作品后，我觉得真可以说是文如其人，他恰恰就是我想象中的叶圣陶先生。

此后，又因为叶老和我都是民主促进会的会员，会面谈话的时候就比较多了。在民进代表大会上，我还常听到叶老给我们讲教育或语文教学等等问题，他须眉皓白，声音洪亮，一股纯正诚恳之气，扑人而来。这里，使我想到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叶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我呼吁》，读之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他为着我们千家万户所面临的“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造成的不良影响”，他呼吁我们要赶快解救在高考重压之下的中学生。他提醒我们，“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

童书公版馆 www.ertongbook.com